史記疏證

史記疏證卷第三十四

魏世家第十四

武王之伐紂而高封於畢正義曰括地志云畢原在雍州萬年縣西南二十八里

路史國名紀曰今京兆咸陽有畢原畢陌關中記云高陵北有畢原畢陌南北數十里東西二三百里無山川陂池井深五十丈

晉獻公之二十一年武子從重耳出亡

愚按晉世家在二十二年

卒任魏絳政

徐孚遠曰魏絳初為列大夫後乃為下卿此云任之政非也

徙治安邑

通鑑地理通釋曰郡縣志故城在陝州夏縣東北十五里禹所都地理志河東安邑魏自魏徙此至惠王徙大梁（唐屬河中府今屬解州）魏世家武侯二年城安邑秦紀昭王二十一年魏獻安邑（以為河東郡）汾水可以灌安邑（正義云安邑在絳州夏縣本魏都汾水東北歷安邑西南入河）戰國策城渾曰蒲坂平陽相去百里秦人一夜而襲之安邑不知國

子曰安邑者魏之柱國也晉陽者趙之柱國也鄢郢者楚之柱國也柱國都也

其後十四歲而孔子相魯後四歲趙簡子以晉陽之亂也而與韓魏共攻范中行氏

愚按晉世家及年表其事在晉定公之十五年孔子相魯之後三歲也

栢子之孫曰文侯都徐廣曰世本云斯也

愚按六國年表亦作斯

十七年伐中山使子擊守之趙倉唐傅之

韓詩外傳曰魏文侯有子曰擊次曰訴訴少

而立以嗣封擊中山三年莫往來其傅趙蒼唐曰父忘子子不可忘父何不遣使乎擊曰願之而未有所使也蒼唐曰臣請使擊曰諾於是乃問君之所好與所嗜曰君好北犬嗜晨鴈遂求北犬晨鴈賫行蒼唐至曰北藩中山之君有北犬晨鴈使蒼唐再拜獻之文侯曰擊知吾好北犬嗜晨鴈也則見使者文侯曰擊無恙乎蒼唐唯唯而不對三問而三不對文侯曰不對何也蒼唐曰臣聞諸侯不名君既已賜敝邑使得小國侯君問以名不敢

對也文侯曰中山之君無恙乎蒼唐曰今者
臣之來拜送于郊文侯曰中山之君長短若
何矣蒼唐曰問諸侯比諸侯諸侯之朝則側
者皆人臣無所比之然則所賜衣裘能勝之
矣文侯曰中山之君亦可好乎對曰好詩文
侯曰于詩何好曰好黍離與晨風文侯曰黍
離何哉對曰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
中心搖搖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
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文侯曰怨乎曰非
敢怨也時思也文侯曰晨風謂何對曰鴥彼晨

風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如何
忘我實多于是文侯大悅曰欲知其子視其
母欲知其君視其所使中山君不賢惡能得
賢遂廢太子訢名中山君以為嗣
子擊不懌而去
韓詩外傳曰太子再拜而後退　說苑
篇曰太子及文侯道田子方之語文侯歎曰
微吾子之故安得聞賢人之言吾下子方以
行得而友之君臣益親百姓益附吾是以得
友士之功我欲伐中山吾以武下樂羊三年

而中山為獻于我我是以得有武之功吾所以不少進於此者吾未見以智驕我者也若得以智驕我者豈不及古之人乎

築雒陰合陽

愚按六國年表雒陰作雒陽是表誤紀年作汾陰

二十四年秦伐我至陽孤

愚按六國年表作伐秦至陽孤是表傳寫之訛

文侯受子夏經藝客段干木

愚按六國年表在十八年此入二十五年
秦嘗欲伐魏或曰魏君賢人是禮國人稱仁
呂氏春秋曰魏文侯過段干木之閭而軾之
其僕曰君胡為軾曰此非段干木之閭歟段
干木蓋賢者也吾安敢不軾且吾聞段干木
未嘗肯以己易寡人也吾安敢驕之段干木
光乎德寡人光乎段干木富乎義寡人富乎
財其僕曰然則君何不相之於是君請相之
段干木不肯受則君乃致祿百萬而時往館
之於是國人皆喜相與誦之曰吾君好正段

干木之敬吾君好忠段干木之隆居無幾何
秦興兵欲攻魏司馬唐諫秦君曰段干木賢
者也而魏禮之天下莫不聞無乃不可加兵
乎秦君以爲然乃按兵輟不敢攻之

任

西門豹守鄴而河內稱治

淮南子　曰西門豹治鄴廩無積粟府
無儲錢庫無甲兵官無計會人數言其過於
文侯文侯身行其縣果若人言文侯曰翟璜
任子治鄴而大亂子能道則不可不能將加
誅於子西門豹曰臣聞王主富民伯主富武

七國富庫今王欲為伯王者也臣故稱積於民君以為不然臣請升城鼓之一鼓甲兵粟米可立具也於是乃升城鼓之一鼓民被甲括矢操兵弩而出再鼓負輦粟而至文侯曰罷之西門豹曰與民約信非一日之積也一舉而欺之後不可復用也燕嘗侵魏八城臣請北擊之以復侵地遂舉兵擊燕復地而後反　通鑑地理通釋曰水經注鄴本齊和公所置管子曰築五鹿中牟鄴以衛諸夏後屬晉魏文侯七年始封此地故曰魏漢高帝十

三年置魏郡治鄴縣郡縣志故鄴城縣東五十步本齊桓公所築　愚按河内本殷之舊都朝歌周襄王以河内賜晉文公漢地理志魏地其地自高陵以東盡河東河内溝洫志史起引漳水溉鄴以富魏之河内

今所置非成則璜

愚按說苑臣術篇作季成子翟璜又作公孫季成翟黄韓詩外傳亦作翟黄

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為貧視其所不取

愚按韓詩外傳同呂覽先己篇凡論人通則觀其所禮貴則觀其所進富則觀其所養聽則觀其所行止則觀其所好習則觀其所言窮則觀其所不受賤則觀其所不為淮南氾論訓貴則觀其所舉富則觀其所施窮則觀其所不受賤則觀其所不為貧則觀其所不取漢書杜欽傳達觀其所舉富觀其所予窮觀其所不為乏觀其所不取劉劭人物志效難篇居視其所安達視其所舉富視其所與窮視其所為貧視其所取說苑臣術篇作貴

視其所舉富視其所與貧視其所不取窮視其所不為

臣進屈侯鮒

說苑鮒作附又曰西河無守臣進吳起而西河之外寧鄴無令臣進西門豹而魏無趙患酸棗無令臣進北門可而魏無齊憂魏欲攻中山臣進樂羊而中山拔魏無使治之臣臣進李克而魏國大治

翟璜逡巡再拜曰璜鄙人也失對願卒為弟子

說苑臣術篇曰翟黃迮然而慚曰猶失對於

先生請自脩然後學言未卒而左右言季成子立為相矣於是翟黃默然變色內慚不敢出三月也

三十二年伐鄭城酸棗

通鑑地理通釋曰酸棗漢屬陳留唐屬滑州今屬東京漢文帝時河決金隄郡北有酸棗臺括地志故城在縣北十五里古酸棗縣南郡縣志故城在縣西南十五里水經注竹書紀年曰魏襄王十年入寇雨疾風河冰酸棗郛漢世塞之

齊伐取我襄陵

愚按六國年表襄陵作襄陽

公子朔為亂

史詮曰年表趙世家朔作朝

戰於濁澤

愚按趙世家及年表俱作涿澤

二年魏敗韓於馬陵敗魏于懷

愚按六國年表敗懷是元年事敗馬陵是二年事紀年云我師伐趙圍蜀陽

三年齊敗我觀

紀年云齊田壽帥師伐我圍觀觀降魏大夫

王錯出奔韓

五年與韓會宅陽城武堵為秦所敗

紀年云公子景賈帥師伐鄭韓明戰于韓我師敗逋 史詮曰宅陽武堵皆地名城武堵緊武堵城也今本城字屬上句武堵屬下句誤矣

虜我將公孫痤

商君傳作公叔痤

築長城塞固陽

通鑑地理通釋曰以備秦及西戎徐廣曰漆

陽卷縣有長城經陽武到密秦紀魏築長城自鄭濱洛以北有上郡正義鄭華州縣洛漆沮也　又曰固陽漢屬五原郡括地志漢舊縣在銀州銀城縣界水經注濟瀆又東逕陽武縣故城北又東絶長城竹書紀年梁惠成王十一年龍賈帥師築長城于西邉

二十八年齊威王卒中山君相魏

愚按大國年表中山君為相在二十九年

過外黃

通鑑地理通釋曰外黃漢屬陳留張晏曰魏

郡有內黃故加外地理志注左氏傳曰惠公敗宋師于黃杜預以為外黃縣東有黃城故城在開封府雍丘縣東六十里唐貞觀元年省後梁太祖幸河北至內黃顧李延曰何謂內黃延曰河南有外黃下黃故此名內黃太祖曰外黃下黃何在延曰秦有外黃都尉今在雍丘下黃為北齊所廢今在陳留

外黃徐子

漢書藝文志儒家有徐子四十二篇宋外黃人

齊虜魏太子申殺將軍涓軍遂大破

戰國策云殺太子申覆十萬之軍

安邑近秦於是徙治大梁

水經注曰大梁城本春秋之陽武高陽鄉於

戰國為大梁周梁伯之居 通鑑地理通釋

曰地理志陳留郡浚儀故大梁鄉食其曰陳

留天下之衝四通五達之衢也

是歲惠王卒

戰國策曰魏惠王死葬有日矣天大雨雪至

于牛目壞城郭且為棧道而葬惠公諫太子

弛期更擇日　困學紀聞曰左傳後序曰古書紀年篇魏惠王三十六年改元從一年始至十六年而稱惠成王卒即惠王也疑史記誤分惠成之世以為後王年也朱文公曰惠襄哀之年見於竹書明甚史記蓋失其實邵子皇極之書乃從史記而不取竹書

五年秦敗我龍賈軍四萬五千于雕陰圍我焦曲沃予秦河西之地

通鑑地理通釋曰按秦紀繆公送夷吾夷吾謂曰誠得立請割晉之河西八城與秦背約

不與戰於韓虜晉君以歸夷吾獻河西地是時秦地東至河秦數易君晉復彊奪秦河西地正義云前八城孝公元年下令曰三晉攻奪我河西地獻公欲東伐復穆公之故地於是出兵東圍陝城十二年東地浚洛賈生過秦曰商君佐之拱手而取西河之外惠王六年魏納陰晉正義華陰縣八年魏納河西地正義同丹二州十年魏納上郡十五縣正義今鄜綏等州河西濱洛之地矣盡魏世家襄王五年予秦河西地正義自華州北至同州戰國策摎留謂韓王曰魏兩用犀首張儀而西河之外七呂氏曰孝公取河西地蓋商鞅之力至是盡得河西地則犀首張儀

之也力吳起守西河而秦兵不敢東向正義云西河今
汾州武侯浮西河而下正義龍門郎呂氏春秋吳起
去西河而泣曰君誠知我而使我畢能秦必
可亡而西河可以王今君聽讒人之議而不
知我西河之為秦也不久矣吳起果去魏入
荊而西河畢入秦魏日以削秦日益大韓信傳渉
西河正義云郎同州龍門河從夏陽渡者記檀弓子夏老于西河之上注西河龍門至
華陰之地齊語西征擹白翟之地至于西河注白翟之西愚按秦本
紀惠文君七年敗龍賈八年魏納河西地是
兩年事此併入一年

齊取我觀津

通鑑地理通釋曰輿地廣記觀津鎮本趙地樂毅封於此號望諸君漢為縣屬信都初屬清河通典故城在德州蓨縣東北後屬冀州

拔閼與

通鑑地理通釋曰正義秦韓相攻於閼與而趙奢破秦軍郡縣志閼與山在磁州武安縣西南五十里上黨涅縣有閼與聚括地志閼與聚城今名烏蘇城在潞州銅鞮縣西北二十里又儀州和順縣城亦云韓閼與邑未詳王

翦攻關與轑陽韓信破代禽夏說關與

免成陵君終身不見

徐孚遠曰衛君本意欲釋圍耳何恨乎成陵君而欲免之蓋如耳忌成陵君故假衛事而譏之

吾欲太子之自相也（索隱曰太子即襄王也）

余有丁曰按國策是哀王時事太子當是昭王索隱解誤

秦將白起敗我軍伊闕二十四萬

愚按秦紀云左更白起攻韓魏于伊闕斬首

二十四萬蓋合韓魏之兵共斬首二十四萬
耳魏韓兩世家各言二十四萬失實

芒卯以詐重

戰國策曰秦約趙而伐魏魏王患之芒卯曰
王勿憂也臣請發張倚使謂趙王曰夫鄴寡
人固形弗有也今大王收秦而攻魏寡人請
以鄴事大王趙王喜召相國而命之曰魏王
請以鄴事寡人使寡人絕秦相國曰收秦攻
魏利不過鄴今不用兵而得鄴請許魏張倚
因謂趙王曰敝邑之吏効城者已在鄴矣大

王且何以報魏趙王因令閉關絕秦秦趙大惡芒卯應趙使曰敝邑所以事大王者為完鄴也今効鄴者之罪也卯不知也趙王恐魏承秦之怒遽割五城以合於魏而支秦

秦拔我安城

通鑑地理通釋曰安城在鄭州原武縣東南二十里

二年又拔我三城

愚按六國年表作秦拔我兩城

魏將段干子

金牲曰按老莊申韓傳云老子之子名宗為魏將封于段干此段干子殆老子之後歟愚按國策作段干崇也

請予秦南陽以和

通鑑地理通釋曰地理志河內郡脩武應劭曰晉始啓南陽今南陽城是也秦改曰脩武水經注脩武故寗亦曰南陽馬季長曰晉地自朝歌以北至中山為東陽朝歌以南至軹為南陽應劭地理風俗記曰河內殷國也周名為南陽臣瓚云韓非書秦昭王越趙長平西伐脩武時秦未兼天下脩武之名久矣劉氏云脩武則寗武王伐紂

名之秦紀昭王三十三年魏入南陽以和張儀
傳魏絶南陽白起傳攻南陽太行道絶之與
地廣記懐州脩武縣本商之寗邑武王伐紂
勒兵於寗更名修武韓詩外傳唐武德四年改為
武涉而别置脩武縣於隋脩武縣故城郡國
志脩武故南陽南陽有二脩武即晉魏之南陽也南陽即今鄭州也

蘇代謂魏王曰
凌稚隆曰按蘇代戰國策作孫臣

秦援我懐
通鑑地理通釋曰周桓王與鄭蘇忿生之田

有攢茅隤懷褱王與晉攢茅之田括地志故

懷城在懷州武涉縣西十一里漢河内懷縣本禹貢覃懷之地春秋時赤狄伐晉圍懷

秦拔我郪丘

通鑑地理通釋曰故城在潁州汝陰縣西北

痤因上屋騎危謂使者曰

愚按戰國策范痤獻書魏王耳無上屋騎危事

今韓氏以一女子奉一弱主

大事記曰按韓世家不載其事必是時韓王

少毋后用事

行三千里而攻冥阨之塞

通鑑地理通釋曰左傳定四年楚左司馬戌曰還塞大隧直轅冥阨春申君傳春踰冥隘之塞而攻楚楚世家楚人對頃襄王曰涉鄳塞而待秦之倦也戰國策莊辛曰穰侯受命乎秦王填黽塞之內而投己乎黽塞之外蘇代曰秦欲攻魏重楚則以南陽委於楚幾均陵塞鄳阨正義申州鍾山縣本漢鄳縣有平靖關蓋古鄳縣之阨塞通典申州春秋時申國之地魏置義陽郡

有三關之隘北接陳汝控帶許洛鍾山縣開寶九年省信陽縣冥阨塞在信陽軍東南五十五里冥鄳黽並音萌戰國策云危隘之塞

右蔡左名陵

通鑑地理通釋曰戰國策云右上蔡召陵無左字

秦固有懷茅邢丘

通鑑地理通釋曰韓詩外傳武王伐紂至邢丘更名曰懷左傳宣二年赤狄伐晉圍懷及邢丘則爲二邑水經注梁惠成王三年鄭城邢丘鄭即韓也韓世家昭侯六年伐東周取陵

覲邢丘

河内共汲必危

通鑑地理通釋曰地理志共汲二縣屬河内

正義共衛州共城縣水經注共縣共和故國共伯歸政逄于共山之上山在國北所謂共北山也共共城古共伯國故城在縣東通汲在衛州

所治汲縣西南二十五里通典汲縣牧野之

地孟康曰今絺城括地志故絺城在懷州河内縣西三十二里蘇忿生邑

有鄭地

通鑑地理通釋曰韓都鄭故稱韓為鄭

得垣雍

通鑑地理通釋曰戰國策長平之役平都君說魏王曰王胡不為從魏王曰秦許吾以垣雍白起傳應侯言於秦王割韓垣雍以和秦紀昭王四十八年韓獻垣雍郡國志河南卷縣有垣雍城或曰古衡雍

次滎澤水灌大梁

通鑑地理通釋曰水經濟水又東合滎瀆注云瀆水受河水有石門謂之滎口石門蓋故滎播所道自此始渠出滎陽北河東南過中牟之北又東至浚儀注云秦始皇二十六年

王賁斷故渠引水東南出以灌大梁溝溢志王橫言

秦攻魏決河灌具都決處遂大不可復補謂之梁溝濟水又東逕

滎澤北京相播日滎澤在滎陽縣東南與濟隧合移天子傳日甲寅天子浮于滎

水乃奏廣樂晉地道志濟自大在入河與河水關南泆為滎澤通與鄭州滎澤縣為貢濟

水決為滎郎此今濟水不復入滎濟水東流經溫縣入河郡國志回同王莽末旱比渠枯

週濟水杠入河而已不復載流而南水理乃依高貢舊道斯不詳之甚左傳注滎陽釋文

云本或作滎文說正義云滎瀆渠首起滎澤縣西北二十里郡國志河南滎陽有賁澤注

云左傳宣十二年及滎澤杜預曰縣東滎澤也郡縣志鄭州滎陽縣西北四里有故瀆

王
之使者出過而惡安陵氏於秦

日知錄曰安陵氏魏之別封蓋魏王之使過

安陵有所不快而毀之於秦也

秦葉陽昆陽與舞陽鄰

通鑑地理通釋曰昆陽漢屬潁川應劭曰昆水出南陽（南陽魯陽有昆水東南至定陵入汝）汝州葉縣北二十五里有昆陽城光武破尋邑之所舞陽漢屬潁川應劭曰舞水出南（契會所封）唐屬許州

愚按戰國策云與舞陽高陵鄰校注云高陵屬京兆與下文地不相近史無高陵字策或誤也

繞舞陽之北以東臨許南國必危

校注戰國策注周紀注南國江漢之間又曰
南陽也此時屬韓大事記安陵在鄢陵縣西
北則去許汝不遠按韓公云燒舞陽葉襄葉
襄其地皆壤界也故曰南國

從林鄉軍以至于今

通鑑地理通釋曰左傳注宛陵縣東南有林
鄉　大事記曰自秦伐林鄉以至于今也

五入囿中

通鑑地理通釋曰與地廣記開封府中牟縣
有圃田澤為豫州之藪中牟唐屬鄭州按戰國策魏

有梁圃溫圃

垂都楚

通鑑地理通釋曰左傳隱八年遇于垂京相璠曰句陽縣小成陽東五里有垂亭句陽故城在今興仁府乘氏縣西

而國繼以圍

大事記曰赧王四十年穰侯圍大梁

東至陶衛之郊

通鑑地理通釋曰正義陶定陶今廣濟軍定陶縣田齊世家縣

氏曰有陶平陸梁門不開卽穰侯所封

衛楚丘今開德府衛南縣秦紀始皇六

年拔衛迫東郡其君角徙居野王阻其山以保魏之河內
呂氏春秋云舉
陶削衛地方六百韓非子曰魏安釐王攻趙
救燕取地河東攻盡陶衛之地加兵於齊私
平陸之都攻韓拔管勝於淇下睢陽之事荊
軍老而走蔡召陵之事荊軍破兵四布於天
下盛行於冠帶之國

北至平監

通鑑地理通釋曰徐廣曰平縣屬河南括地志故
平縣城在洛州偃師縣西北二十五里今河南府
關在東平須昌縣
左傳會于闕杜氏曰闕須昌縣東南有闕城正義故闕城在平陸縣西南四十里鄆國

志東平東平陸
縣有關亭
山南山北
大事記曰指太行
秦撓之以講
鮑彪戰國策注曰以求地摘撓之
而又與强秦鄰之禍也
史詮曰戰國策又作無
此亦王之天時已
國策作大時
敗之河内

史詮曰年表作河外

天方令秦平海内其業未成魏雖得阿衡之佐

曷益乎

史通曰太史公論魏之亡而歸之于天予以

為論成敗者當以人事為主推命而言則其

理悖矣　辯惑曰此大謬之說也魏之亡既

廹於秦與而非人謀之所能救則秦之亡亦

廹於漢興而無可為者也而遷於本紀乃取

賈生之論以不任忠賢罪二世何哉夫無忌

之徒固未足以益國然遷之失言不得為罪



史記疏證卷第三十五

韓世家第十五

曰韓武子索隱曰國語叔向謂韓宣子能脩武子之德

金蛙曰按叔向謂宣子有欒武子之貧以為能其德矣其云脩武子之德者自謂欒懷子耳索隱誤

武子後三世有韓厥索隱曰系本云萬生賕伯賕伯生定伯簡簡生輿輿生獻子厥

愚按左傳正義引世本云桓叔生子萬萬生求伯求伯生子輿子輿生獻子厥與此所引

不同

貞子徙居平陽

通鑑地理通釋曰地理志河東平陽縣堯都也在平河之陽今晋州臨汾縣括地志晋州城因平陽城東面爲之

秦伐我宜陽

通鑑地理通釋曰漢屬弘農郡正義在洛州福昌縣東十四里通典故韓城在縣東縣城即魏千金塢城東南北三面阻絕天險後周重兵於北以備高齊甘茂傳宜陽大縣也上黨南陽積之久矣名曰

縣其實郡也戰國策周君曰宜陽城方八里材士十萬地理志西接弘農得新安宜陽皆韓分也蘇秦說趙曰韓弱則効宜陽宜陽効則工郡絕呂氏曰黽池二殽皆在境內蓋控扼之地也

韓嚴弒其君哀侯而子懿侯立

愚按六國表索隱曰系家作佑懿侯比無佑字

吳師道戰國策補注曰策曰東孟之會韓王及相皆在焉聶政刺韓傀兼中哀侯又曰聶政刺相兼中哀侯許異蹵哀侯而殪之是

故哀侯為君而許異終身相焉考之世家哀侯既弑其子懿侯即立許異將誰相哉俠累既死烈侯猶在位十年謂之終身相可也則此乃烈侯三年之事但戰國策誤以為哀侯耳又烈王五年韓嚴遂弑哀侯䟽題引正義云紀年晉桓公邑哀侯於鄭韓山堅賊其君哀侯而立韓君山山堅即韓嚴也君山即懿侯也愚按此事國策誤合二事為一司馬遷兩存而不决温公與劉道原書稱氏古史皆疑之大事記考之未盡且史記年表世家兩

書韓嚴是聶政之事乃嚴遂而弑哀侯者乃韓嚴大事記謂氏偶同又不知韓嚴遂韓國氏名交混也通鑑書嚴遂弑哀侯大事記曰之未改當從史書韓嚴綱目書嚴遂下注哀侯以韓廆為相而憂韓遂二人相害遂刺廆於朝併中哀侯亦仍誤也

韓姬弑其君悼公索隱曰王劭亦云不知悼公何君也

徐孚遠曰蓋以昭侯首尾二十六年中間時云殺悼公故曰不知悼公何君也蓋史誤

十一年君號為王

愚按楚世家及六國年表韓君稱王在楚懷之六年是年於韓為十年此作十一年誤

必不為鴈行以来

考要曰行者行列也魏世家云投質于趙請為天下鴈行頓刃蘇秦傳云使弱燕為鴈行而強秦敝其後義與此同皆戰國策文也

楚救不至韓

史詮曰韓字下有缺文戰國策楚救不至韓氏大敗

秦伐我取穰

通鑑地理通釋曰郡縣志穰本楚別邑取豈穰之義後屬韓秦武王攻取之封魏冉爲穰侯

公子蟣虱

戰國策作幾瑟　戰國策補注曰太子嬰死公子咎公子蟣虱爭爲太子世家所載參錯不可詳考大畧二公子各有所主公叔挾齊魏以主咎公仲挾秦楚以主蟣虱也

蘇代謂韓咎曰

戰國策補注曰韓咎當是公仲若是太子咎

豈有納蟣虱之理　史詮曰戰國策蘇代作泠向

請道南鄭藍田出兵於楚以待公殆不合矣

余有丁曰按國策云請道于南鄭藍田以入攻楚出兵于三州以待公殆不合於南鄭矣

史詮曰不合者不與楚戰也

施三川而歸

通鑑地理通釋曰韋昭曰河洛伊曰三川周東都也秦置三川郡　大事記曰三川郡在今為衛懷孟開封鄭河南汝陝虢拱之地

凌稚隆曰張設救韓之功于三川天子之都

而歸咸陽

司馬庚三反於郢徐廣曰一作康

戰國策作司馬康

公必先韓而後秦先身而後張儀

戰國策補注曰先韓者急圖其國後秦者不望其救先身者善己之謀後儀者不隨人之詐

凌稚隆曰按先身後儀言欲秦之救己而不欲其劲韓也

五年秦拔我宛正義曰宛鄭州縣時屬韓也

通鑑地理通釋曰地理志宛故申伯國西通武關東受江淮一都之會也秦昭王十五年攻楚取宛韓釐王五年秦拔我宛今鄧州南陽縣　愚按秦本紀昭襄王十五年伐楚取宛十六年左更錯取軹及鄧宛為楚邑不知幾時屬韓所取者軹及鄧也上下連文遂誤作拔宛耳

與秦會兩周間

愚按秦本紀會新城

秦擊我於太行

通鑑地理通釋曰 正義太行山羊腸坂道北過韓上黨戰國策曰一軍臨滎陽一軍臨太行則韓請效上黨之地

二十四年秦拔我成皋滎陽

通鑑地理通釋曰通典成皋今汜水唐屬孟州戰國策三晉分智氏地段規謂韓王曰分地必取成皋韓王曰成皋石溜之地也無所用之段規曰不然一里之厚而動千里之權者地利也萬人之衆而破三軍者不意也王用臣言則韓必取鄭矣王曰善取成皋至韓

之取鄭果從成皋始韓哀侯二年滅鄭今按晉楚之霸也爭鄭秦之并大國也始于韓以虎牢成皋之險也秦拔成皋滎陽十九年而韓亡李斯曰惠王用張儀之計東據成皋之險今按張儀之賣楚曰秦下甲據宜陽韓之上地不通下河東取成皋韓必入臣是時秦未取成皋也秦紀韓獻成皋在莊襄王元年

又曰滎陽鄭地屬韓通典鄭州滎陽縣故虢國所謂東虢秦置敖倉楚漢戰京索間是也

二十六年秦悉拔我上黨

通鑑地理通釋曰戰國策周最曰秦盡韓魏之上黨大原秦地天下之半也制齊楚三晉

之命犀武敗于伊闕周君之魏求救魏王以
上黨之急辭之綦毋恢見魏王曰秦恐塞外
之兵與周之衆以攻南陽而兩王黨絶矣樊
餘謂楚王曰韓兼兩上黨以臨趙郎趙羊腸
以上危按大事記秦昭王于四年韓魏攻秦
白起敗之於伊闕又涉河取韓安邑以東至
乾河正義源出絳州絳縣東南般山南流注河是水冬乾夏流四十五年
白起拔韓野王絶上黨道野王懷州河內縣太行山在西北
韓獻上黨於秦上黨守馮亭以郡降趙趙世家馮
亭入城市邑十七四十七年秦王齕攻上黨拔之四

十八年白起分軍為三使王齕拔趙武安正義故城在洛州武安縣西南五十里今屬磁州皮牢與武安相近司馬梗北定太原盡有上黨地莊襄王三年王齕攻上黨諸城悉拔之初置太原郡戰國策所謂而上黨者蓋在韓魏之間橫安邑魏地而云取韓安邑也上地上黨之地也荀子曰韓之上地方數百里而趨趙趙不能凝也故秦奪之後魏地形志上黨郡秦置治壺關城漢治長子城

九年秦虜王安盡入其地為潁川郡韓遂亡

大事記曰秦并六國始於韓者蓋李斯之策也杜牧曰秦萃銳三晉經六世乃能得韓遂

析天下脊得趙因拾取諸國

紹趙孤之子武

史詮曰孤字當在之下

此天下之陰德也

蘇氏古史曰太史公以厥子存趙氏之孤為天下之陰德故宜有後余謂不然韓之先與晉同祖皆周武王之後也晉自文公伯諸侯至平公八世猶未足以究武之烈而繼之以韓比天意也厥子何足以當之然周衰姬姓復興者三國燕與韓魏皆獲地千里后稷猶

種百穀以濟饑饉其報固當然哉

史記疏證卷第三十六

田敬仲完世家第十六

史通曰司馬遷之記諸國也其編次之體與本紀不殊蓋欲抑彼諸侯異乎天子故假以他稱名為世家且諸侯大夫家國本別三晉之與田氏自未為君而前齒列陪臣屈身藩后而前後一統俱歸世家使君臣相雜升降失序何以責季孫之八佾譏管氏之三歸反坫又列號東帝抗衡西秦地方千里高視六國而没其本號唯以田完制名求之人情

執謂其可　辨惑曰陳恒殺闞止事既詳見于齊世家又見于田完世家陳乞立陽生事亦然

敬仲之如齊以陳字為田氏

經典毛詩釋文曰寘音田又音珍一音陳寘填塵依字皆是田音鄭云古聲同按陳完奔齊以國為氏而史記謂之田氏是古田陳聲同　日知録曰此亦太史公之誤春秋傳未有稱田者至戰國時始為田耳

乃使人遷晏孺子於駘而殺孺子荼

愚按荼即晏孺子宜書曰而殺之足矣而稱其名不亦贅乎

鮑牧與齊悼公有郤弑悼公

邵泰衢曰傳哀十年齊人弑悼公赴于師哀八年鮑牧謂羣公子曰使女有馬千乘乎公子愬之公謂鮑子或譖子子姑居于潞以察之使以二乘及潞麋之以入遂殺之夫悼弑赴于師不知其人也或云乞弑其君荼恒弑其君壬莫陳氏之强横若也悼之弑也舍陳氏又誰之焉今曰鮑牧牧已先誅矣而又當

此弑君之名不亦寃乎
歸乎田成子

史通曰夫人既從物故然後加以易名田常見存而遽呼以謚比之不實明然可知又按左氏傳石碏曰陳桓公方有寵于王論語陳司敗問孔子昭公知禮乎史記家令說太上皇曰高祖雖子人主也諸如此說其例皆同然而事由過誤易爲筆削若田氏世家之論成子也乃結以韻語纂成歌詞欲加刊正無可釐革故獨舉其失以爲標冠云

子太公和立索隱曰莊周及鬼谷子亦云田成子殺齊君十二代而有齊國

徐孚遠曰莊生在齊宣王時豈得逆數王建以為十二代蓋總言田氏擅齊之數

田會自廩丘反

竹書紀年曰田悼子卒田布殺其大夫公孫孫公孫孫以廩丘叛于趙田布圍廩丘翟角趙孔屑韓氏救廩丘及田布戰于龍澤田師敗逋

騶忌曰

徐孚遠曰騶忌始以鼓琴干成王不冝在桓

公已與廷議且其事與下文所載亦相類
段干朋曰
愚按此與下文救趙之事戰國策皆作段干
綸春秋後語作段干萠
於是威王召即墨大夫而語之曰
通鑑地理通釋曰郡縣志即墨故城在萊州
膠水縣東南六十里本漢舊縣田單守即墨
破燕軍盡復齊地項羽徙齊王田市為膠東
王都此漢屬膠東北齊併入膠水隋復置屬
萊州城臨墨水故曰即墨田肎謂琅邪即墨

之饒顓氏曰二縣近海財用所出蘇秦說趙曰齊必致魚鹽之海

是日烹阿大夫并左右嘗譽者皆并烹之

列女傳曰威王即位諸侯並侵之其佞臣周

破胡專權擅勢嫉賢妬能即墨大夫賢而毀

之阿大夫不肖反日譽之虞姬謂王曰破胡

諛讒之佞臣也不可不退于是封即墨大夫

烹阿大夫及破胡并烹之

惠王請獻觀以和解

竹書紀年周烈王七年齊威十年齊田壽帥師伐

我圍觀觀降
求成侯不勝而犇
大事記曰桂陵馬陵二字多混而世家書田
忌之犇在威王之時亦史之誤也　戰國策
補注曰戰國策田忌之犇在戰馬陵後即宣
王之世明矣史載其犇在前故謂名復位忌
既襲齊豈得再復成侯猶在豈宜並列而馬
陵後忌無可書之事如其必有誤矣
戰於南梁
鮑彪戰國策注曰魯國蕃縣有南梁水　補

注曰高誘云韓巳大梁在北故曰南梁

宣王召田忌復故位

戰國策補注曰按策言忌伐魏三戰三勝忌戰可見者桂陵馬陵二役策併言之也後章記忌係太子申禽龎涓孫子謂忌曰若是則齊君可正成侯可走忌不聽遂不入齊又記田忌亡齊之楚楚封之江南則忌之出奔在戰馬陵後宣王之世明矣史載其奔在前故謂召復位忌既襲齊豈得再復成侯猶在豈宜竝列而馬陵後忌無可書之事知其必有

誤也以威王之明成侯公孫閈之詐豈能行其間其為宣王無疑也大事記謂桂陵馬陵二事多混而書忌出奔在威王時亦仍史之誤耳

孫子曰

愚按戰國策以為田臣思之言

接子（正義曰齊人藝文志云接子二篇在道家流）

愚按漢藝文志道家者流有捷子二篇齊人武帝時說此在漢之齊非田齊也接子另是一人

是以齊稷下學士復盛且數百千人

楊慎曰按穀梁傳云稷下稷即側也稷字又作棘鄭志張逸問曰我先師棘下生何人也答曰齊田氏時學者所會處齊人號之棘下生無常人也真德秀曰墨翟禽滑釐其一也宋鈃尹文其二也彭蒙田駢慎到其三也莊周惠施其四也

與秦擊敗楚於重丘

通鑑地理通釋曰應劭曰安德縣北五十里有重丘鄉水經注故重丘縣漢屬平原在德州左

傳襄二十五年諸侯同盟于重丘與地廣記永靜軍將陵縣漢重丘縣地隋於重丘故城置唐屬德州慶曆七年屬永靜

夫約鈞然

戰國策補注曰言齊秦俱相約如此一本無然字愚恐約鈞字訛無然字

猶代為齊謂秦王曰

史詮曰戰國策齊字並作韓

燕秦楚三晉合謀各出銳師以伐敗我濟西徐廣曰梁其餘諸傳無楚伐齊事年表云楚取淮北

通鑑地理通釋曰正義謂濟州已西左傳僖三十一年取濟西田分曹地也水經注春秋莊十八年公追戎于濟西京相璠曰濟水自鉅野至濟北是也蘇代曰秦以濟西委於趙有濟西趙之河東國危

愚按樂毅傳燕使樂毅約趙惠文王別使連楚魏令趙啗秦以伐齊之利樂毅并護趙楚韓魏燕之兵以伐齊焉得云無楚伐齊事也徐廣謬矣

燕將樂毅遂入臨淄盡取齊之寶藏器

呂氏春秋曰昌國君將五國之兵以攻齊齊

使觸子將以迎天下之兵於濟上齊王欲戰使人赴觸子恥而訾之曰不戰必剗若類掘若壟觸子苦之欲齊君之敗於是以天下兵戰戰合擊令而郤之卒北天下兵乘之觸因以一乘去莫知其所不聞其聲達子又帥其餘卒以軍於秦周無以賞使人請金於齊王齊王怒曰若殘豎子之類惡能給若金與燕人戰大敗達子死齊王走莒燕人逐北入國相與爭金於美唐甚多

湣王去走鄒魯有驕色鄒魯君弗內

戰國策曰齊閔王將之魯夷維子執策而從謂魯人曰子將何以待吾君魯人曰吾將以十太牢待子之君夷維子曰子安取禮而來待吾君彼吾君者天子也天子巡狩諸侯避舍納筦鍵攝衽抱几視膳於堂下天子已食而退聽朝也魯人投其籥不果納不得入於魯將之薛假涂於鄒當是時鄒君死閔王欲入弔夷維子謂鄒之孤曰天子弔主人必將倍殯柩設北面於南方然後天子南面弔也鄒之群臣曰必若此吾將伏劍而死故不敢

入於鄒

淖齒遂殺湣王

戰國策曰王奔莒淖齒數之曰夫千乘博昌之間方數百里雨血霑衣王知之乎王曰不知嬴博之間地坼至泉王知之乎王曰不知人有當闕而哭者求之則不得去之則聞其聲王知之乎王曰不知淖齒曰天雨血霑衣者天以告也地坼至泉者地以告也人有當闕而哭者人以告也天地人皆以告矣而王不知戒焉何得無誅乎於是殺閔王於鼓里

又曰淖齒用齊擢閔王之筋懸於其廟梁宿昔而死

其子法章變名姓為莒太史敫家庸

戰國策曰太子乃解衣免服逃太史之家為溉園

君王后卒

戰國策曰君王后病且卒誡建曰群臣之可用者某建曰請書之君王后曰善取筆牘受言君王后曰老婦已忘矣

聽姦臣賓客以忘其國

戰國策曰秦使陳馳誘齊王內之約與五百里之地齊王不聽即墨大夫而聽陳馳遂入秦

住建共者客耶索隱曰耶音邪謂是建客邪客說建住言遂乃史策令建遷共

史詮曰邪如字讀語詞也索隱注謬

易之為術幽明遠矣非通人達材孰能注意

習學記言曰陳完之占前代此類甚多孔子以為不足以訓故獨贊易以黜之凡左氏所載皆孔子所黜也當其時亦有知象數筮占為非道者但其智不能盡古今之變故閔默終

隨於卜師爾而遷乃謂孔子晚而喜易易幽明遠矣非通人達材孰能注意反以陳完之占為孔氏所盡心者是遷未嘗知有孔氏之易所識如此蓋難語上也　辨惑曰史氏之評因人事之善惡而正其是非以示勸戒而裨教化故可貴也遷之贊田完徒謂易術幽明非通人達才莫能注意此固不必道者而又云田乞及常所以比犯二君專齊國之政非必事勢之漸然蓋若遵厭兆祥則亂臣賊子皆得以天命自解而無所懲矣豈史氏之

所宜言乎